

# 不要辜負香港 不要辜負時代

百年時代見證，孕育東方之珠。十五年生聚，十五年教訓——多少屈辱自憐、多少自省激辯，一一都給時代巨輪碾碎。讓我們抹去血汗淚水，重新整裝上路，皆因香港躍升國際都會（World City），絕非僥倖偶然，乃是天數註定。

在這個香港回歸祖國十五週年的歷史時刻，讓我們不只回顧一九九七年至今的十五年光陰，重新細味過去百多年香港經歷過的起伏跌盪，以古鑑今，從而展望未來，尋溯屬於香港之路。



## 香港——從哪裡來（How we got here）

假如問哪個城市是整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見證人（witness），相信香港肯定名列三甲。一八八七年孫中山先生入讀香港大學醫學院，但他發現這個由英國人管治的小城雖然處於中國土壤，卻與君主專制的中國大陸不論社會、政治和經濟上都截然不同。這啓發孫中山先生明白「要醫治國民的身體，倒不如醫治國民的心」，最終在一九一一年推翻數千年君主封建制度，為我國五千年歷史寫下政治進程的全新一頁，一切都萌芽於這小小漁村。

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二次大戰中六百萬猶太人慘被屠殺，在中國更造成近二千萬人死亡（單是南京大屠殺便使三十萬人喪生）。一九四一年底戰火蔓延香港，同年聖誕節駐港英軍投降，香港經歷「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期間犧牲的士兵和市民亦不在少數。

二次大戰結束不久，中國隨即爆發國共內戰。國民為躲避戰火，資本家更怕資產被充公而南來香港，為香港帶來大量資金、技術和勞動力。冷戰本應亦與香港不大相干，然而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西方國家為免中國從外地獲得軍事物資，對香港實施禁運，一下子把全民賴以為生的轉口貿易幾乎完全摧毀。但港人窮則變，變則通，三數年間便由轉口港轉型發展輕工業。

五十年代中葉越戰爆發，南越淪陷，我們的鄰居都把越南難民拖出公海，英國政府基於人道理由把香港列為第一收容港，大量越南難民湧入，令本應與其無關的香港與越戰扯上關係。香港亦是最後一個關閉的越南難民營，當中有一部分越南人更成為香港居民。由一九七五年至二〇〇五年間，香港收容近二十一萬個越南難民——這個數字可比現時的外傭數目（約二十九萬），佔當時香港只有四百五十萬人口的近 5%，衝擊之大可想而知。

一九六〇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導致數以千萬計國民直接或間接死亡，除了製造另一波由北向南的移民潮，為香港帶來幾十個百分點的人口，六七暴動帶來的社會動盪亦令香港直接牽涉在這歷史慘劇之中。

七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外資根本不敢貿然投資他們不甚認知的中國，那時最為踴躍的資金和企業家，就是來自全球唯一對中國有認識的香港。高峰時期，中國大陸的外來直接投資（FDI），近九成都是來自香港。九十年代青島啤酒、北京控股上市集資，也是在港完成——很少人知道我國首都的機場道路也是在港集資建造。

八九六四，撼動每一顆香港人的心。一百萬人大遊行、三十萬人「民主歌聲獻中華」，以當時人口還只五百多萬的香港，規模之巨無出其右，亦引發了香港最大規模的移民潮——其時每年都有超過三萬港人移離香港。時至 23 年後今天，香港人依然未有忘記。年復一年，維園的點點燭光，依舊長燃不滅。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除了見證殖民主義接近結束，亦創造歷史——第一次一個城市由自由開放民主的國家，交回（起碼意識形態上）依然共產專制封閉的政權手上。對比一下柏林圍牆倒下，德國歸於統一後實施民主與自由市場的景況，便明白當中戲劇性如何強烈。

香港人就是在如此風雨飄搖、驚濤駭浪中長大。亦可能因為時代步伐太快，快得根本沒時間讓我們停下來想想，到底香港如何來到今天。

## **香港——二十世紀的最大見證**

簡而言之，假如香港發展史是一部電影的話，那該是全球最引人入勝、峰迴路轉的作品之一。可以說，整個二十世紀中，這個地球上發生的重大事件，香港就算沒親歷其境，也至少感同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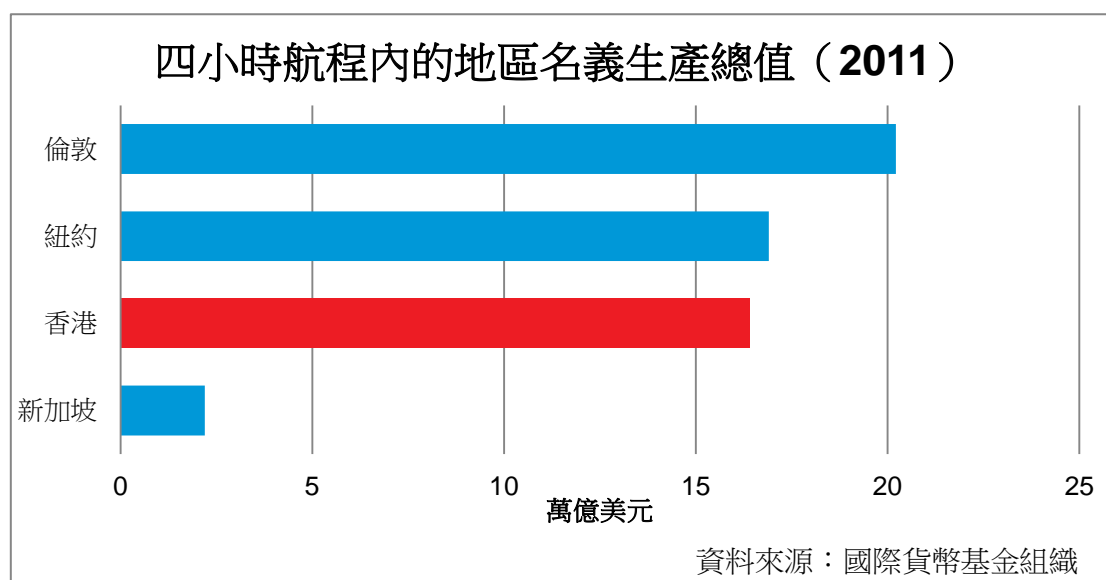
香港黃金五十作為依靠客觀事實數據的獨立非牟利政策研究組織，有兩個核心信念：（一）香港最美好的五十年在我們面前，而非過去；（二）建構這黃金五十年的，將是我們教育程度最好、世界觀最廣、最環保的八十後。我們認為在如此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時代授予香港一個重大使命：躍升國際都會，與倫敦紐約並駕齊驅，在國際舞台大放異采、再創高峰。

二十世紀香港所經歷的跌盪起伏如此扣人心弦，正正給香港磨練出國際都會的必需特質：即使大起大跌，卻在時間洪流中屹立不倒，面對歲月的無情洗禮依然風采如昔。國際都會正該如此：經歷政局動盪、經濟轉型、金融危機甚至戰火摧殘，但社會制度、價值系統（value system）、經濟實力都可在短時間恢復過來，穩如磐石，甚至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正如香港回歸祖國時，外界都對此交接不無擔憂，甚至充滿懷疑，但有人所預言的「香港之死」卻從未降臨。

### 國際都會 價值輸出者

國際都會是一個有文化、良知、熱心以及經濟實力和網絡以實現她對世界影響力的偉大城市。人類對自由的追求以及資本主義發展三、四百年來，只孕育了倫敦和紐約兩個真正的國際都會。大英帝國藉其強大海軍，足跡遍及全球，直至一八七〇年都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生產總值（GDP）佔全球三分之一，亦憑著殖民把她的制度系統（如普通法）輸出至全球各地（香港便是其中之一），同時孕育了國際都會倫敦；美國則在二十世紀初取代英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亦憑著她強大的經濟實力，使得全球人才、企業和資金都魚貫而入——正如四千年前勢力無遠弗屆的長安，外國都要來朝聖一樣——支持了另一個國際都會紐約，同時亦透過文化、藝術、電影、流行音樂，甚至食物、時裝等把「美國夢」（American dream）等價值觀輸出全球各地。國際都會正是如此一個「價值輸出者」（value exporter）：自由、公義、便捷、安全、開放、富啟發性和活力，從不妥協、追求完美，這才令全球各地各行各業的菁英和企業都夢寐以求要在當地生活、工作。

香港早已具備躍升為第三個國際都會，可與倫紐齊名的必要條件：（一）經濟實力方面，香港本身規模固然不足，但背靠現已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繼續急速發展的祖國，全球各地、各行各業愈來愈多的企業與人才都由西往東來，希望抓緊內地發展機遇。事實上，由香港出發的四小時航程，可覆蓋的 GDP 達十六萬億美元，規模與整個美國經濟相若。而由倫敦出發四小時則可覆蓋二十萬億美元 GDP——假如美國的經濟（鄰近紐約的最大經濟體）可以支持國際都會紐約、西歐經濟（鄰近倫敦的最大經濟體）可以孕育國際都會倫敦，那麼中國以及亞洲經濟亦當可支持國際都會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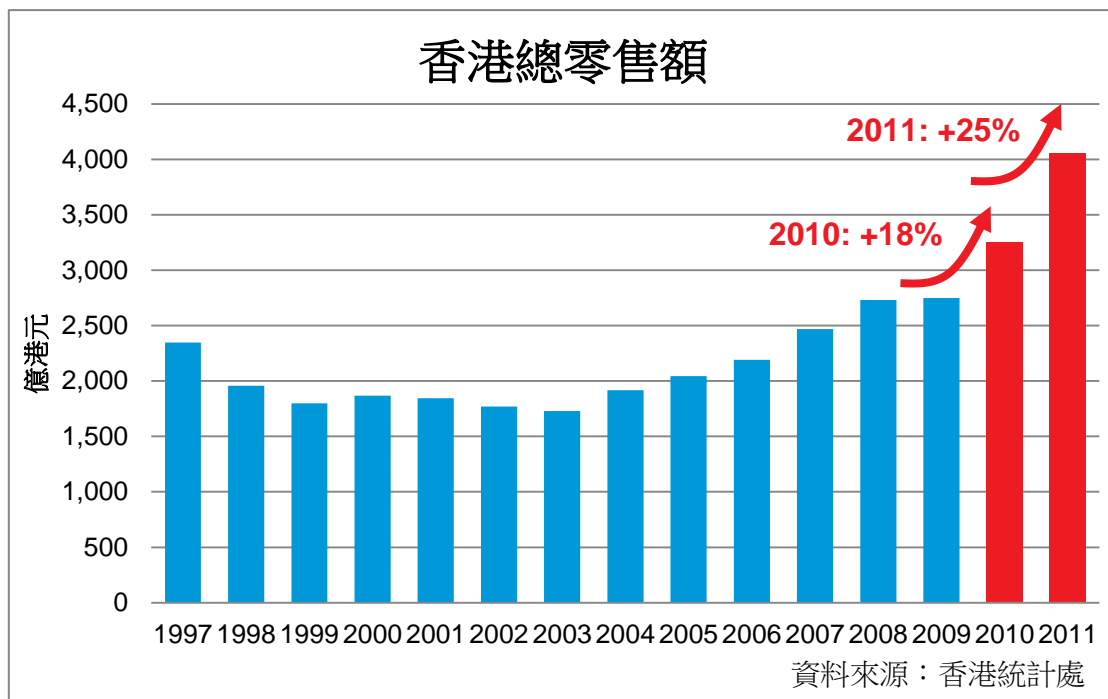


(二) 更重要的是，香港經歷超過一個半世紀的英國統治，早已承襲了與倫敦紐約一樣的獨立司法、自由開放等的優良法制與價值觀。換句話說，香港和其他兩個國際都會在「基因(DNA)」上可謂無甚分別。

### 經濟規模 制度法規 香港皆有

偏偏，經歷二十世紀林林種種的劇變依然屹立不倒的香港，在回歸後十五年卻每況愈下，到今天舖租飆升，通脹揮之不去，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收入分布不均，競爭對手把我們拋離日遠；社會政策亦不遑多讓，如人口政策由十二年前到今天所謂「報告」出台依然乏善可陳。醫療系統瀕臨崩潰，廿一世紀的首十年，香港人口增長一成、老了十歲，但新落成的醫院卻連一間也欠奉，而二十世紀最後十年卻有八間！

可幸的是，在我們稱為香港盛衰關鍵的「黃金五年」，即二〇一〇至一四年間，無限機遇、人才、資金將源源不絕地湧入，為香港帶來全球獨有的第二次高增長期，讓香港有機會把過去的所有錯誤一步到位地全盤糾正。隨著環球經濟重心西向東移，歐美等國的人才和企業都接連東漸：如全球最大零售商沃爾瑪 (Walmart)、全球最大綜合企業通用電氣 (GE)、全球最大化工王國 BASF、保險業巨擘保誠 (Prudential) 等，都在近兩年把區域總部 (或正計劃) 落戶香港；另一方面，自二〇〇三年實施自由行起，中港兩地的壁壘逐漸倒下，走向「一國一市場」。去年 4,200 萬旅客中便有近七成來自內地，而單是內地旅客在港購物開支便逾 1,100 億，佔總零售額近三成。



### 躍升國際都會——香港未完使命

全球各地都面對需求不足而不停推出救市措施，卻苦於債台高築和欠缺增長而有心無力；香港則需求過剩，面對商舖、寫字樓、住宅租金急升帶來的通脹顯得有力無心，坐困愁城。但是，

在黃金五年內，我們一有此迫切需要把軟件硬件都做大做好以容納四方湧入的機遇；二有私人 and 公共資金投資未來，萬事俱備，只欠七百萬香港人的一念之差：香港一百七十多年的發展史，可以在見證風起雲湧的二十世紀後止步於此；也可以力爭向上，投資未來，躍升國際都會，向世界輸出我們的優良價值系統，實現時代授予香港這未完成的使命（**We have a job to finish**）。一個城市在細心思考後集體決定所有發展止步於此，與完全沒想過而不明不白止步，是完全兩碼子事。

國際都會香港是中國無可取代的關鍵城市，意義重大。內地要建設硬件輕易而舉：最快的鐵路、最大的商場、最貴的酒店，一聲令下便可上馬，但軟件方面不論食物安全、良好信譽（商業及個人）、公民素質、廉潔奉公、司法獨立、自由開放等價值系統，都有極大改善空間，這是不爭事實。香港正好把一百七十年發展過程中所累積的優良普世價值輸出至內地，正如中國銀行在港上市便把西方風險管理、企業管治等概念帶進內地。而中移動亦是在港上市籌集資金，才建設了現時中國的通訊網絡，促進資訊流動。

因此，上海不會是香港國際金融業的對手，也是源於制度。美國銀行家不會因為中東對外宣稱跟隨西方法規而把資產轉到中東管理。因為一個頂尖金融中心所需的不只是「有」外地沿用的法規，而是全世界見證能公正實施且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制度。眼前香港的幾位前任高官甚至幾個華人大亨，都可能在未來半年面對正式審判。這正表現香港司法制度一視同仁，不懼不偏（**without fear or favour**），彰顯人前的公義。一個國際都會正需要這種一致性（**consistency**），以取信於全球，讓人尊重愛戴。講到底，鋼筋水泥易得，全球公信難求。香港的法制讓人充滿信心，甚至連國際品牌如 **Prada** 都在港上市。上市集資不會計較資金的「國籍」，但 **Prada** 在自由選擇下，揀了在一個未完全開放的社會主義國土內的一個城市香港。這可謂一國兩制的最大成就：跨國企業用自己的最大資產，對這個制度投下信心一票，證明香港早在國際都會之列，並非想像，而是事實。

### 香港——國家的後備電源

香港過去百多年，對中國有兩個主要角色：（一）在價值系統上香港可作為國家的先行者；（二）當國家有任何挫折，香港則正如福島核電廠的後備電源，是龐大祖國的重要「保險」、一個強而有力的「應變計劃」，避免整個系統無序崩塌。內地固然發展神速，但卻未經真正「壓力測試（**stress te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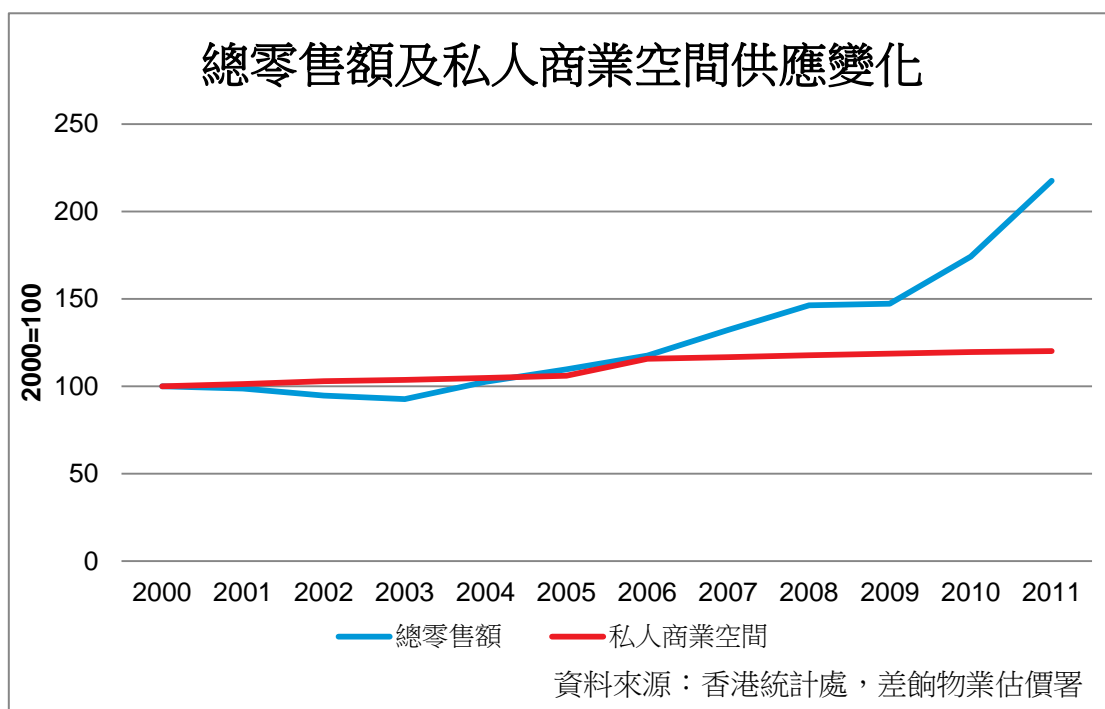
一個未經試煉的人或機構都有相當風險，香港在二十世紀歷盡風浪，是中國「保險」的最佳選擇。事實上，由四九年立國至改革開放之初，香港便一直擔當此角色。當時大量港人定期把物資送回家鄉的親戚手中，賑濟水旱災害更是不遺餘力。時至今日，香港對內地的重要性亦不減當年：內地同胞受國內產品安全問題之苦，才湧港購買奶粉藥物；內地商戶信譽不彰，內地旅客才蜂擁至香港「掃貨」；內地人嚮往香港優越的教育、醫療、社會制度，才如此渴望到港享用醫療（不只產子）服務、希望子女在此接受教育，以至全家在此生活。

問題是，當投保的主體規模大了，或風險高了，保額與保費亦當相應提高。二十世紀已是多事之秋，二十一世紀的複雜多變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香港的經濟規模在九〇年代是中國的四分之一，到今天卻連 4% 也沒有！如此懸殊的比例，談何「後備電源」？

## 服務業出口 需世界級水平及自由出入的「一國一市場」

這對香港而言的問題更大，因為香港沒有天然資源，絕大部分消費都依賴進口。香港付這筆「進口帳」，靠的就是「服務出口」。服務不比貨物，不能「付運海外」，而要一個身在外地的顧客，特地請假、買機票、捱香港的昂貴酒店，只為一杯地道奶茶。香港足不出戶便能賺錢，關鍵明顯是世界級的服務業水平，才能吸引客人「上門光顧」。

眼前香港的服務業需求前所未有地龐大：過去兩年零售額增長近五成，創歷史新高。但是，一向最為靈活變通的香港，面對巨大需求卻恍似視而不見，毫無反應，零售空間只在兩年內增加1%！未來五年的平均增長也不會超過1%，目下出現的旅客生意「迫走」本土小店、舖租急升引發通脹，非但不會紓緩，只會變本加厲！



但香港人必需明白，金舖取代酒樓、餐館加價不斷，北區學位不足、以至所謂的「蝗蟲問題」不是因為領匯、不是因為內地旅客，而是純粹的「容量不足 (capacity issue)」！香港居民要享用服務、外來旅客也要享用服務，需求大增，供應十年如一，租金不上揚才是怪事。香港人更應知道，我們已無退路。租金再升，即使商機再多，企業也總有一天撤離；我們的貨品食物再好，但店內水泄不通，旅客亦將捨我們而去；政府在十二個月前便開始說隨著經濟情況「嚴峻」，通脹將會回落——但首季核心通脹仍為6%，揮之不去的通脹，傷害最大的必定是最偉大的第一代香港人！要年屆古稀的長者因為通脹鯨吞退休積蓄而要重新工作，才是最大的不公義！香港就在這歷史的十字路口：進，則「追倫趕紐」；退，我們無險可守。一個老人不得頤養天年、年青人完成酒店管理課程沒有酒店、基金管理畢業生沒有寫字樓、醫學院畢業生沒有醫院上班，一個連糊口也成問題的城市，當不了國際都會。

## 大量投資 服務業做大做好

把佔香港 GDP 95%的服務業做大做好，等於把價值和服務一起輸出。但前提是我們要有更大的「容量」，也就是服務業的軟硬件來把價值出口。我們需要更多硬件以容納商機，亦避免外來需求「擠走」本地居民所需的服務/貨品，因此我們建議在機場東北陲的空地興建 1,100 萬平方呎總樓面面積的綜合服務中心「環球薈（Gateway to the World, GTTW）」，以及在西九文化區地底興建 200 萬平方呎商場「Sub-Culture」；教育是出口價值的最佳辦法，正如紐約倫敦的一流學府，也不只取錄美英學生，香港也應增加大學學位，提升教育水平之餘，亦讓外來（特別是內地）學生感受香港價值；人口老化將令香港面對勞動力不足以及醫療體系負荷問題，因此香港要大力投資再培訓和醫療體系；國際都會應有與之匹配的環境質素和文化氣息，因此我們建議更換所有舊型號的公共巴士，以及追加撥款以求讓西九在二〇一八年開放四分之一場地。

1

千億投資 改造香港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億港元	億港元	建議投資
220		「環球薈」— 「地標」商業綜合中心，包括400萬平方呎商場(增加全港零售空間4%)，10,000個泊車位及總建築面積共300萬平方呎的6至8間酒店(3,000房間(增加全港酒店房間5%))及100萬平方呎寫字樓予認證行業與非政府組織；新市鎮社區「飛龍」於未來20至30年容納700,000人口
100		Sub-Culture — 於西九龍文化區地下 200 萬平方呎地下商場
	<b>320</b>	<b>小計：硬件</b>
60		鼓勵專利巴士公司更換所有舊巴士（巴士車隊的 70%）以減低 40%路邊排放
30		擴充現時的再培訓計劃 20%以舒緩每年 0.4-0.8%勞動人口減少
0		採取增值人口政策吸引企業家及人才來港，加強香港與中國及全球的商業網絡連結——這將為香港創造職位及財富機會；在未來 10 至 15 年吸納約 200,000 名人才
400		建造更多醫院及培訓更多醫生以擴充醫療服務及設施至少三分之一
150		增加 10,000（67%）大學學額以播置我們將來所需的優質勞動力並出口這國際都會的價值
40		足夠撥款好讓西九龍文化區於二〇一八年開放 25%（而非現時計劃的 9%），並支持本地藝術及文化團體
	<b>680</b>	<b>小計：軟件</b>
	<b>1,000</b>	<b>總計</b>

資料來源：香港黃金五十

<sup>1</sup> 詳見香港黃金五十第三份研究報告「如何為下一代投資一千億」（二〇一二年四月）

香港由最簡單的即食麵至最複雜的金融產品也毫不妥協，力臻完美。我們的普世價值與人文精神——特別由教育程度最好的一代的八十後帶領——也令香港自豪。但如何引以為傲的事，假如不開放讓外人感受而發揚光大，則毫無意義。而香港要做的事也十分簡單，就是面對全世界市場，順勢而行，發揮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影響力。

### 輸出價值 必先開放

在這方面，香港更應當是國家價值觀上的先導者。具體來說，讓內地人享受香港的世界級服務，不單為香港人創造就業與收入增長，同時讓他們感受香港的好——把價值與服務一併出口。內地人在港購物會明白公司要持續成功首重信譽、在這裡看病會明白世界級醫療體系沒有「紅包」、「點滴」、參與六四晚會則明白自由開放之可貴……了解香港愈多，自會欣賞愈多。長遠而言，如此潛移默化，當愈來愈多內地人把這些普世價值帶回內地，中央政府也會知道，一個政權不可能只確保「人人有工做」，物質生活的提升必然帶來精神生活的要求——文化藝術、自由民主、環境保育等價值。這就是香港的歷史任務：躍升國際都會，完成未了之事。多代港人薪火相傳百多年的歷程，不能就此戛然而止！香港黃金五十當中，也有兩位來自內地的研究員。我們固然希望他們成為香港的一分子，但就算他們回到內地，我們也深信他們可把香港見證到的好處在內地發揚光大。



有人或會擔心，把「容量」做大即增加供應，有推倒樓市（商業及住宅）之虞。但正如前文所述，正處於第二次高增長期的香港，吸納量之大不必懷疑。回望去年，面對股市大跌、歐債陰霾、中國資金緊絀、本港出口不振，零售額仍增長 25%、工資雙位數增長創十七年新高，就業人數與職位空缺創開埠以來紀錄、物業租金和售價都表現強勁、整體空置率仍然向下便可見一斑。既然全球如此差勁香港仍有如此表現，那客觀而言在黃金五年內我們實有條件把過去百多年的不足之處一次糾正。



## 忘記過去 努力面前

回想一下，二〇〇三年沙士襲港，三百港人染病去世，其時的經濟環境亦不堪回首。面對嚴峻疫情，我們的醫護人員沒有退縮，甚至主動取消休假，返回猶如疫區一般的醫院救急扶危。他們展示了人性最光輝最純潔的一面，不但感動所有港人，亦令世界動容。如此困境我們都一一跨過，如今我們在黃金五年內，有需要、有資金、亦有如「一國一市場」等其他競爭對手不可染指的優勢，假如仍然未能躍升國際都會，只能講一句「求仁得仁」。如此失敗和劉翔於北京奧運在數以億計的同胞見證下無法參賽一樣令人遺憾痛心，我們不但無法面對時代，更重要的是欠這偉大城市和我們的國家一個交代。我們是否想香港在見證二十世紀的起伏跌盪後，卻只因「容量」不足而無法更進一步？如此我們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最大悲劇。

香港目下確有不少問題仍待解決，過去十五年的表現亦乏善可陳。但亡羊補牢，未為晚也。過去的一切，不是包袱，而是使命。只要我們重新憶起何事何物令香港偉大，拍去身上灰塵，向世界挺胸抬頭，高聲宣示東方之珠已從沉睡中甦醒，重拾成就香港傳奇、一度旁落休眠的自強不息奮發打拚精神，當可重踏香港天數註定躍升國際都會之征途。

多代人的不懈奮鬥，多代人的血汗淚水，在黃金五年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我們不可、亦沒有條件再錯失讓香港騰飛的機會。

不要辜負時代，不要辜負香港。不要辜負——我們的家。